



1	4
1555	
166	

165
216



粵行紀事

粵行紀事

紀事

門 14
號 1555
卷 166

粵行紀事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購求

粵行紀事卷第一

常熟瞿昌文壽明甫著

順治二年乙酉

時江南僭稱弘光元年

四月初一日王父赴粵西

巡撫之任昌文方十七歲隨父母同弟昌武送別錢塘

江文以應試先歸月杪至家即聞

大清兵下江南督師史閣部揚州盡難之信人情洶洶

星馳迎父母歸五月初十日南都不守數日間

大清兵克鎮江常州蘇州尋破嘉湖杭諸郡邑中職方

郎嚴君杖兵科時君敏集紳士練義勇謀保一壘文竊

料區區下邑不啻彈丸豈能以烏合素不知兵之衆漫
爲抗衡而又慮粵西遠在嶺表王父母年俱半百以上
膝下無人吾父躬操家柄勢不得不伏處柴桑爲孫者
容不作芒鞋省祖事乎城于七月十四日破是時文侍
父母竄居山阿刺促不敢聲嗣後病瘡累月兼之兵烽
塞途未能爲毅然遠遊計迨丙戌春邊聞浙東魯監國
舉義唐王亦卽位閩中至秋而天台不守魯藩航海入
閩

大清兵進臨僊霞關拔福州唐王走汀州未幾遇害而

福州之師取道漳潮進攻粵東江西南贛二郡同時告
陷督制楊公廷麟萬公元吉相繼殉難兩粵之勢日蹙
文是時省祖之志愈堅且亟而搜捕逆宦之令下矣初
邑令洪一緯知府陳服遠行查遠仕未歸者不過徵索
饋獻繼而巡撫土國寶巡按梁應龍兵道金一鳳糧道
徐逢時推官單父令更有轄屬與地方無涉者總漕吳
維華巡江王國楠自戊冬以後勾牌絡繹差承羅布先
世清白吏所遺僅供祭掃餽粥之田及圖書畫卷洗括
一空而覆巢之下猶得完卵者幸丙辰同榜南安洪公

承疇以大學士招撫江南堅為保護邑令瞿公四達與
前蘇州府知府史公應選為子女親其人亦多識見有
膽氣力為擔持櫻折當道文父子不就此離然楚囚相
對父母日夕焦勞且時念王父母睽隔天外寢食俱廢
稚子不能代憂又弗忍坐視唯蚤暮西粵一行勸王父
黃冠還故鄉願足矣戊子春三月陰與趙子秋屋名延年
策圖南行而又憂羊腸峻坂干戈日尋行旅孔艱曷克
早遂我芒屨省祖之念濡滯者久之迺披圖稽道里屈
指計程知江右徑而塞浙閩遠而通第囊橐蕭然子身

襍被又不能效吹簫乞食之舉庶幾海道一帆乘風萬
里可瞬睫閒得之計定欲告之父母知父母必恤體弱
憂少不更事而嚴止之舍經從權且不告而行行而後
告為便至親友奴隸絕不露風意中同行唯秋屋是賴
秋屋以親老不能遽違色養不忍強之徘徊濡滯者又
數日適十一月廿四日旌德劉子文華名又相來語酣具
道粵行故請偕行劉慨然曰子之行天實佑之也相辱
而大父之知久矣敢不成子志維相母年逾七十弗能
以身許友無已送子過浙東開帆航海子南征相北返

尋祖奉母各遂厥志矣文額手曰天惠我友五年契闊千里枉顧侯季一言慷慨悲壯爲人所難爲之事成人所難成之志君之功小子幸也馭娑石下一拜文華遂大笑出門去行之先一日別秋屋未與詳語歸館沐浴祈夢兆得吉詰旦臘月朔黎明起拜天地辭家廟隨一童子步出東郭塔院文華已操小舟候河下使童子他之解纜進行腰裹無絲絮止手攜十金爲先二日姑丈陳子固所遺者以其半贈文華寄奉老母以半爲舟行飯具買貿然曾不作路歧之慮也是晚泊葑門次日過

平望候楊碩父先生乃翁宿王尚涇次日離家已二日矣計家中蹤跡所之必遣疾足要于路非初五早渡錢塘事機阻矣促篙師曉夜行初四午至塘棲颶風阻舟身爲負絳至北新關日已銜山疾走湖上過南屏昏黑已久叩老僧無生門僧見驚訝問故語之僧曰衲子宵來夢白面少年朱衣乘馬入山門子今暮夜過從作萬里尋親計吾夢不虛矣朽衲謹引領望之抵足談竟夕翼早僧出斤金爲贈復具絮被袍履兼備微服辭行過錢塘抵蕭山陰風浙烈趁蒿壩夜行船更餘至白鶴舉

目不辨路而盜艘從狹港來同行舟五二舟前行被劫
被劫者叫呼聲震村店居人羣起逐盜艘盜艘散是以
獲免次早過錢清關越紹興府初七晚至蒿壩溯流抵
嶼縣經畫圖山山石俱蒼綠閒吐丹砂若彝鼎色喬松
脩竹茂密古翠異鳥鳴翔其閒耳目爲之一新登陸至
新昌縣新昌距天台一百五十里山路陁絕由關山會
士諸嶺爲白頭出沒之所以布裏頭號白頭王殺掠無虛日初十
蚤自新昌行五十里前有山曰班竹途遇被劫行商數
十人赤身狂奔號哭動地同行者無不退縮離班竹里

許就荒村暫宿屋舍無人鍋箸蕩然是晚大風忽起三
更時雪下盈尺文密語劉文華曰山賊飽掠歸巢當此
大雪明日必不復出我輩急須過此無庸再計文華曰
善遂冒雪夜行兩足凍裂路無煙火八十里至大經巡
司叩酒壚借火熏衣寒稍卻薄暮至天台明日曠覽赤
城勝概非復人世境又明日一百二十里至台州府隨
渡海八十里至黃巖縣仍登陸經盤山姚畧金竹諸嶺
嶮峻插天府臨絕壑或垂瞰海磯盤折五日至樂清縣
水道五十里至管頭驛二十日乘潮抵江心寺入溫州

城覓寓得客店蔣姓家負行橐入門見一人對日獨坐
識之則趙秋屋也駭愕不知所云細訊之方知其受吾
父母託赴武林急追晤無生得曉行狀遂取道金華處
州先兩日至甌城者也秋屋裏出吾父母手諭絕無責
誨語但恐孱軀弱齡長途嶮巖不能遂代父尋親之志
反爲倚門憂耳且囑秋屋云可畱則與俱歸春和再理
征帆否則水火患難藉君之靈早達桂林瞿門之福也
文心益慰次日謁兵憲孝感嚴君正矩語良久戒勉倍
至居五日秋屋文華日至西關外牙僧家訪海艘音耗

二十七日遇徽商周明宇者其人老成練達期新春初
十後發貨出沙埕埠同行甚便約既定文與秋屋文華
安宿旅次而是秋浙東水災米石價陸金自臘月二十
至正月初旬資釜半匱于珠桂矣泰順不守禁各商毋
得出洋三人裹手相對歛歔當秋屋行時母氏付路資
五十金命一蠹僕隨行僕先歸私語人曰舍人囊空必
過歸遂取其資大半去以故秋屋囊亦罄若饑餓此土
困將奚告不得已商酌仍返武林取道金衢絲江右入
粵爲愈擇初十日離甌城早起炊飢熟值淫雨如注亭

午稍霽三人扱帶瀕行而周明字亟來叩門啟詢之曰
十三日衆客俱繇瑞安平陽金鄉蒲門陸路出沙埕特
相約同行聞之喜欲狂而囊竭矣文華躍而起曰子同
秋屋隨明字行至沙埕應少擔延相還家料理資釜往
返四十日刻期良晤無誤子大事兼可慰子高堂之望
語畢肩被卽行十三日至十九日雨不止二日同明
字發温州廿一日宿瑞安縣廿三日至平陽山寇又
盛前路畱信宿廿八日始至金鄉衛次日從大魚山小
魚山渡七溪海套衝激于危崖之下波濤最險幸是日

晴和蚤達蒲門所城小而堅止汛兵五百譏商旅貨
稅籍貫聽出關登山行二十五里卽沙埕隸福寧州福
安縣有魯藩水師屯泊而不設備心竊笑之至關則見
巨艦以千計水師居半俱鄭芝龍叔鴻達弟芝豹輩部
領通商者也憇客店程榮九家爲覓舟開洋達閩之計
二月初十日有澄濟伯旗幟天離督船四號泊岸登樓
見之心竊喜先是父命文改名澄茲海舟有澄濟之號
澄其濟乎翼日謁其將領水營左協參將吳雄雄字鳳
苞鐵面劍眉爽氣磊落有古豪客風一見如平生相得

甚歡卽留宿舟中談論竟夕問其還閩之期在三月月上旬望文華之至以刻爲歲及三月初五日周明宇貿易事竟東裝回姑蘇欲分手去見文羞澀舉止謂曰若途窮矣卽日食有吳君而颶風毒霧長路漫漫寧能赤手道數千里乎若必俟劉君至則海汎風期機不可失柰何遂慨然解囊貸三十金文泥首謝之值初七八九連日風不利展吉十三而初十晌午劉文華同乳夫顧乾初突如其來持吾父母手諭見示并白金五十兩命乾初同秋屋扶助粵行文仰天額手幸天作之合期會不

失晷寸卽日還璧明宇貸文華更不俟喘息十二日復子身回虞慰倚門之望嗚呼今人中可概見此等友哉次早乘東北風揚帆兩晝夜達泉州府城外三十里名安海所登岸宿鳳苞家二十日謁澄濟伯鄭芝豹懇其給引照身越數日覓洋船指粵者不得緣未至安海之先揭陽會兵官渡各艇已發二日復至石井關訪高州告糴信漳泉每歲自高雷得鄭標宋姓者舟歸以語鳳苞鳳苞曰南行之舟何患無之所以遲遲不遽相告必擇十分完好舟子之無他者乃敢送子前往今爾心迫

真行錄事卷一
矣容敢滯青雲之羽初五日至井登舟鳳苞執手流涕
不忍言別次日午刻開帆出洋溟滄浩淼逸駭耳目又
非前兩晝夜光景彼中所謂大洋也依指南車順風
所之舟人額手權呼至初八日晡時鬪風暴烈大雨如
注竟夕不止與趙秋屋顧乾初三人相枕藉桅艙中蒙
頭閉目但聞危檣格格聲心膽盡落轉念生死唯天命
何庸憂遂酣睡達旦詰明雨霽而驚廳如昨屋浪雷奔
舟子斂篷繫舷止隨風播蕩于黑浪中以小旗標船尾
測風汛如是者五日夜十四戌刻轉北風揚帆南行次

蚤舟人瞪目驚訝不知所之訊其故謂船落弱洋迷道
屈交趾地再叩舟人曰然則交趾奚若舟人曰近交趾
海水赤黃也他處無有少頃舟人復鼓掌喜相告曰螺
浮海面者泉清山也山近高州水色紅黃乃淫雨之後
山土崩裂使然公等勿憂薄暮入限門界海中有沙壘
若門限凡三
處十六日天氣晴朗收泊芷苧鎮宿文昌閣祭天妃海安
祈天妃發兆有為
君六月換清風句十九日陸行至吳川縣謁海防同知
林悅仁晚宿梅祿墟買舟行一百二十里至化州州為
叛將李明忠所據故發部卒分守十室九空魂銷飛鏞

從化州雇□輒至陸川縣淫雨泥濘盤折五日汨沒垢
面晤鬱林兵使者顏可及方知王父三年來出死入生
幾危復安巋然南天一柱履虎尾而不咥也陸川一百
里至北流縣北陸俱隸梧州及容藤岑博四邑慶國公
陳邦傳久自制其疆域分鎮設官徵糧驕縱不法文意
不欲入城謁其鎮將而鎮將陳安國乃王父撫軍時舊
部隨理舟楫相送從北流至容縣是五月初三日又二
宿歷藤縣抵蒼梧梧郡守束玉字崑毓伊兄時泰與吾
父壬午同鄉貢其人丰采英毅意氣如雲晤甚歡話閒

微爲文憾惜狀叩之束曰定興侯何公

督師閣部何騰蛟字雲從黎平

人殉難湘潭諸勳帥投戈轉戰楚疆幅裂滇將趙印選
敗入桂林全州復陷西省呼吸如朝露子代父尋親寄
命風濤重趼豺虎得達近郊復丁陽九恐不能聚合天
倫承歡膝下今且貿貿西上豈不可深慮乎文疑信不
一怔忡胸臆閒亟辭別西行束挽留竟日趙秋屋密進
曰子冒烽刃險阻繭足萬里得至梧江子之責重子之
身正不輕也逕行前驅設有不測不幾使嶺瘴蠻煙孫
不得有其祖歸雲臥雪父并不得有其子乎延年請先

往偵風鶴文領之適文發寒嘔不能起因暫息郡署中
秋屋遂行翼日巡方御史朱由林來相顧衷出王父四
月廿八日手札桂林保障無恙但滇營退踞城中民心
士心咸洶洶讀扎竟心稍安指數秋屋行期距七百里
府江灘江迤灘而上須半月至瀉湍而下亦四五日方
達桂林再由桂林返蒼梧爲期甚遠悔一時胸縮不與
秋屋偕行及十五日有王父差齋奏官李金鱗自行在
回桂林時王在肇慶府赴郡給郵傳文卽欲星夜乘其小舟而
上忽淋雨三晝夜江水暴長三十餘尺城不浸者埤堦

既受漢家列爵均王臣也今喪師失地闌入郡縣君輩
宜早爲偵探裁尺素書規以大義星馳糧糗勞其軍遣
一介使止之合章詣闕下待命夫安插之宜在本兵糧
餉之撥在司農乃既不能報之于先又不能安之于後
脫激成變亂咎將誰諉束等唯唯宿封川三日文仍命
顧乾初披棘穿嶺尋訪山閒逕路可通賀縣者於六月
初一日從封川入山跣足徒步于赤日豐草中毒瘴瀰
漫行數里輒昏暈仆地次日達文德巡司遇職方高淳
魏光庭相率同赴開建縣城中枯鬱塞道熏炙掩鼻宿

城外文昌祠縣令吳之儀出裏不掩兩肘鵠面鳩形勞瘁不堪文解囊得束君所贈之少存者分贈之十金隨別光庭先行刺促枳棘山谷中蹒跚者五日舉目腐屍澗流俱牛馬骨血渴則溯水源挹其稍清者啜之十二始達賀縣足力倍弊明日覓輿夫乘小兜而行晚次鍾山鎮是夜夢王母夫人來有悲戚容雙目失明對面無一言覺而驚方寸如轆轤及十六日至平樂府晤郡守朱君議沈驚聞王母夫人竟于五月二十八日病終于

大墟舟次

大墟在桂林城東南三十里

是時王父以滇焦兩營主客

擣鬪之變坐鎮城中調諭之不及視含殮嗚呼痛哉文拊膺慟幾絕次日黎明從陸路赴省遇家丁家童數輩于道細訊王母夫人病革狀僮輩俱于五月二十一日奉王父差迎文于梧州次昭平聞梧之亂而還平樂者一切不能悉晚次陽朔于縣令龍補憲座遇同邑王子孫蘭字方谷為糧憲同邑王君奕昌第三子時重麻經哀毀失容叩之其父以督餉入省轉棹龍門值滇焦亂兵相追殺慷慨仗義解諭之遂遭滇兵之害王父既正悍帥法引咎陳疏為請卹典是日方谷奉其母夫人扶

樞厝陽朔陽朔為土君舊治地適至語次悉述趙秋屋于五月二

十日至桂林隨下大墟請見王母夫人于舟中詳道文

自家奔粵艱苦狀王母夫人悲過于喜亟欲一見長孫

而不可得倚艙牖東望注目神移者累日廿六夜痰發

舊疾作至廿八日寅刻遽長逝文五內裂矣是時新興

侯焦公璉駐朔城不及晤平旦多覓輿夫倍道兼行五

十里至翠屏鋪焦侯健卒馳騎前云侯立請見否則且

罪某文即乘其馬疾回陽朔與焦侯會晤語良久悉知

全陽失陷情形主客構鬪故焦侯選良騎相送文仍疾

抵翠屏次蚤行九十里入桂林拜見王父痛哭不知

所云古人言相逢是夢中洵斯謂矣即出城哭王母夫

人楊樞于伏波山舟次永歷三年之六月十九日也

父初一日占課斷十九日午刻至王父以下兆示共詫為奇異附記

已丑年七夕記于伏波山舟次孫男昌文遵王父命紀

次

石紀自戊子十二月初一日由家鄉出門起至己丑

六月十九日抵桂林止紀乙酉至己丑五年中家鄉

閒事甚略因抵粵後音耗丁故也

粵行紀事卷第一

（This page contains very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double-line border.)

粵行紀事卷第二

常熟瞿昌文壽明甫著

順治六年己丑六月昌文既抵桂林桂林山水靈異甲天下文昌門之南有劉仙巖北門外有明月洞灘江之東有七星巖龍隱巖皆奇峰插天玲瓏盤折而伏波山矗立城東與靖江藩邸中獨秀山對峙尤為峻異至日宿舟次明蚤登伏波山謁關壯繆廟見王父題額曰學水尊王又題一聯曰浩氣塞雨閒萬古綱常永賴威靈宣八表千秋帶礪全憑凜凜然鞠躬盡瘁之志上通神

明矣入城請期爲王母治喪王父痛夫人之變不得長
子視含殮猶幸一泛海至粵之長孫與于哭泣之位而
軍機旁午日督慎焦雨營刻期發兵王父居中調度轉
餉飛檄手不停批目不交睫未暇爲夫人治喪具至七
月初十日王遣司禮太監貢昇致祭王母夫人是日靖
江王通山通城兩郡王而下各路勳爵鎮將地方督撫
按司道府各僚屬無不辦香帛奠而小子文萬里省親
直似奔祖母之喪而至嗚呼豈不痛哉十五日昇治江
東草堂張公同做顏之曰小東臯厝王母夫人靈柩于

堂文積勞復中暑病甚承王父命敘述乙酉七月以後
破家情形并紀文自家泛海入粵艱難險阻狀爲粵行
小紀一時張司馬同做方中堂以智吳廷尉德操輩贈
詩成帙謬相稱許文謝之曰此行也分內事蹈水火而
終得達桂林劉趙兩君先後左右之力也王父太息曰
善夫兩君哉有志者事竟成爾之謂乎嗟嗟嶺表我躬
任其難孫來瘴江自今以往收骨有人矣卽具臣心久
已忘家臣孫陡然入粵一疏奏王二十五日閱邸報見
前巡撫魯可藻題疏言文少年萬里省親請照中湘子

例督師何公騰蛟殉節事聞詔追封中湘文節文端先授編修特子翰林以示

獎異王父謂可殲亂紀綱輕名器擅請加官而罪老臣

也即日具疏駁參之初一日發願乾初從粵東歸家報

王母訃音是日張公同做等公疏薦文并下部議覆八

月初八日王父六十誕辰門下士額手前祝次日初九

文生之辰先數日已患瘧強起承顏繼遂大劇僵臥二

十日幾死噫半年來颶風烈日瘴雨黑霧及饑寒勞苦

驚怖受之既深發之自薦幸而不殞天也九月初一日

邸報至部議輔臣某于元年三月奉王諭晉武英殿大

學士少師兼太子大師封臨桂伯廕一子尙寶司司丞

再廕一子綿衣衛指揮同知輔臣力辭再三今臣部查

閣部大臣俱廕一子中書舍人輔臣孫昌文應襲廕授

中書科中書舍人奉命依擬用文即叩頭謝恩畢以病

未即供職初十日焦新興自全州抱病回陽朔文往候

之語次憤憤謂滇營之反客為主也文曰廉藺之事公

豈未之知耶新興伯曰謹受教十六日返棹經穿山浪

石畫山諸勝十九日還省適家人吳科至乃七月二十

五日自家鄉來繇茶陵攸縣出永州閒道入粵者接父

母手諭而母氏別有詩篇錄寄遙和王父己丑元旦之作一首遙祝王父壽一首憶文二首悲笳篇一首王父覽諸詩歎賞良久遂作長歌凡一千字授文曰汝閒關來不及一拜王母顏予心慙焉斯篇志之詳矣汝其珍重勿忘會楚事告急十二月廿一日胡一青于永州白牙橋與

大清兵戰敗績是夜滇將普明全軍覆沒報至總督兵部張公同倣星馳赴全州催督各鎮併力捍禦時王父病羸躬行犒師指授籌畫廿四日偵卒至知定南王已

入衡州養馬入春大舉矣四夕旦行宮大朝文際

班行焉是日讌撫按勲將夜闌人靜燈息齋中几案閒忽發煙燄燒燬書籍大半文竊怪不祥初七夜二更王父書案閒燈盞錫質者無故自擲地分裂三片又屋瓦無故飛立地上心益怪之初十日定南王差官持咨文書啟十餘函達督師次滇焦盧楊各勲大抵陳說天命指譬人事王父曰我豈不知天命耶顧臣節所在死而後已遣其使而還其書是月寶豐伯羅成耀棄梅嶺走韶州

大清兵下南雄過清遠直逼五羊王移蹕梧州王父卽
遣文同中軍總兵官徐高至梧迎駕返桂林是月戶部
尙書吳貞毓禮部尙書郭之奇兵部侍郎萬翱吏科給
事中張孝起朱士鯤等合疏參左都御史袁彭年詹事
府詹事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工科左給事中
金堡兵科右給事中蒙正發下詔獄雜問王父連拜七
疏救解之五君卒得寬釋時王遣官敦趨方公以智入
直方公堅請予告文進言曰今國步日蹙驕勳悍鎮以
趙括淖齒之材倡李催郭汜之亂往往釀禍幾致淪亡

武攸之出幸龍城之顛危近事可鑒文之祖父老矣又
多病以先生之才學內施浴日之功外具補天之手翻
然入朝旋乾轉坤此其時也方公曰我輩白面書生豈
能爲救時良相而亦不忍爲敗國庸臣于今兩都淪陷
典籍散失本朝實錄神宗以後未有成書卽王御統四
年朝政舉措之大疆場功罪之實雖有紀錄亦未貫以
甲子責在史臣智也三世受國恩蒙王特拔之知畱守
相公推轂之重若得繼先賢任纂修搦三寸管續成國
史死且不朽子其圖之忽三月十六日王父手諭至云

曹志建爲

大清兵襲敗棄鎮峽關

恭城永明兩縣界俗稱龍虎關

走恭城桂林勢

危命文速還安葬王母夫人柩二十日至桂監軍御史

余鷗起來自恭城述

大清兵破關後旋退扎衡州人情稍安而滇營兵疲將
悍日甚一日趙印選胡一青互爭總統大開四月朔王
父勞師全州行次榕江接塘報馬進忠得勝于西延大
埠全州軍聲頗振次日文馳至靈川晤副將吉大堯且
訊楚事知粵西萬不可支秋高馬肥

大清兵勢必直下城亡與亡王父決志已久萬一有變
文一身不足惜其如父母何因託趙秋屋覓路于義寧
苗峒而秋屋病不果事勢亦稍定廿一日王父遇一品
三載考滿加太保又接中堂扎言經筵將竣公孫宜速
供職以與大典廿五日發舟次陽朔值吳廷桂自家鄉
至出巖大人手諭知顧乾初已于正月初十日抵家家
中于接訃音之第三日成服設位嗚呼王母夫人之靈
從此其安綏享室不復飄泊于龍江粵嶠矣五月朔昌
文于梧州蒙召對溫慰有加面諭內閣王化澄嚴起恒

傳諭吏部加恩吏部題覆改授翰林院簡討王父閱邸報卽拜資格有祖制可循一疏不準辭復具聖恩無已臣罪難容一疏辭之益力旋奉祖孫濟美世掌絲綸之旨催赴供職時詔獄案定爰書頒布中外袁彭年功多免議冠帶閒住劉湘客蒙正發擬徒丁時魁戍靖州衛金堡戍清浪衛俟賊完日發遣正人遭陷士氣侵削王父七疏之後憤懣不食文亦不避時忌朝夕與四君遊以名節氣誼相砥礪八月朔王念楚疆方棘特面諭守戰事宜卽日辭陸返桂林十五日提塘官劉希武稟報

據廣州府塘報叔父元鎔自家鄉泛海入粵已抵惠州府長樂縣王父喜動顏色卽遣旗鼓王陳策迎之文是時庭闈之志亟矣然念疆事瀕危軍務倥偬王父臥不貼席食不甘味鬚髮盡白面目以時刻異又不忍遽離膝下廿日同邑陳職方璧字崑良者亦泛海來至桂林王父畱置幕中諮議累日極言紀綱大壞政地乏主持國事者天畱碩果相公一人惟蚤赴行在以慰聖眷文曰有畱守得有桂林有桂林得復潯梧今王父棄桂林入行在是舍危而就安也獨不思桂林危梧肇獨能安

乎且不舍危于丁亥春武岡隨蹕之時乃偷安于此日
全永告急之時乎王父領之十月初十日文齋表遶行
王父送之舟次執手繾綣倍于平時文心怆怆然淚數
行下目弗忍視同行者陳君崑良趙君秋屋及家僮張
奇錢廷瓚吳科三人十四日次平樂晤焦新興訊恭城
灌陽信焦竟不荅佯若充耳惟與曹永國爭富賀恭灌
糧餉悻悻形面文爲之解諭十八日至梧州十九日朝
賀禮畢接見叔父于鷄籠洲拜起悉叩其從家鄉至粵
狀沙埕海道先後一轍而艱難險阻較文更甚隨行一

願姓一盧姓舟次酌酒盡歡廿二日謁大司農吳貞毓
請撥餉接濟桂林是日北流縣解協餉銀三萬兩至戶
部卽撥發滇焦兵餉文雷梧而叔父西行託趙秋屋送
之廿四日前巡撫魯可藻復疏薦叔父開關省親奉王
傳召對叔父以守制屬交代疏辭廿九日爲叔父誕辰
文治杯酒爲壽是日卽發棹西行十一月初一日得廣
城被圍急警相顧失色次日謁中堂朱公天麟案閒見
秦王孫朝宗入貢章奏書甲子不書正朔稱啟不稱臣
初十日朱中堂走使呼語云塘報至初四日廣州府陷

身行紀事卷二
江寧伯杜永和等走入海雷督肇慶南陽伯李元引疏
請援兵甚亟舉朝洶洶文擬具疏請駕幸桂林稿就走
商之中堂時已更餘矣至朝門見內侍驚惶奔走無緒
隨趨入內閣遇龐天壽天壽執文手指甲入腕哭失聲
乃知初五日桂林亦陷司禮監楊守明飛棹至梧詳陳
是日申刻

大清兵破城各勲鎮敗走陽朔永福城中止存督師瞿
某兵部侍郎張某二人標丁與巷戰不利守明隨潰兵
星夜下平樂兼程來至者文魂悸腸裂不謂于前月初

十在舟次遂與王父永訣耶卽于簾外辭王王命天壽
傳諭曰輔臣鞠躬盡瘁世篤忠貞爾當隨幸柳象從右
江徐探爾祖音耗時王踉蹌登舟文武各官俱艤舟收
拾圖籍輜重文復隨天壽至御舟岸左跪奏曰臣浮海
入粵芒屨萬里以臣祖年逼桑榆膝下乏承甘旨故代
父尋省一見爲幸初未敢作青紫心蒙王拔置侍從已
愧處非其地此時封疆告陷臣祖必爲王死忠伏乞全
臣之志宥臣之罪斥臣之身以畢臣之事王慟哭憑几
良久曰西省陷瞿先生其不生矣爾其速歸文謝恩畢

疾歸舟西行解維放泊龍母廟見隔江火光燭天叫呼
動江水漏下四更回望南岸虛無隻舟人聲寂然駕已
離梧西上矣

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記于蒼梧司委峒

右紀自己丑七月起至庚寅十一月止

粵行紀事卷第二

紀事卷第三

常熟瞿昌文壽明甫著

順治七年庚寅十一月得桂林失守之信因憶王父有
詩云綱常生死際性命友朋閒斯二語爲臨患難言之
也憶乙酉歲王父撫粵軍駐節梧州靖江王亨嘉謀竊
神器自稱監國署置臣僚桂林平樂柳慶思南太平望
風從逆未受僞命者止梧潯二郡耳王父守節拒抗密
請東師檄止狼兵勿應靖調未幾逆王襲梧逼王父朝
服以朝不從逼敕印不從加以刀斧不爲動遂繫入一

小舟挽上桂林幽于邸家口發置梧州無許一人隨行
省會藩臬府縣僚屬俱先拜偽制成目笑撫軍爲几上
肉幽囚而月莫敢擾藩怒而一盼者死事督糧參議同
邑王君奕昌時爲都司斷事當逆藩難作之先訶知陰
謀趨梧陳曲折于王父及王父被執西上亦操一小舟
相後先至桂不避禍每日必問候數回饋食解衣相對
歛歔惜哉以死勤事此文至粵伊人已寂寥矣猶得與
其子孫蘭字方谷者訂交而蒼梧患難又與方谷同之
先是十一月初十夜辭王次蚤放舟西上至平浪遇刑

王事莊應琚子督標參將一舉飛舸順流而下逃桂

五城陷各營烏獸散宣國公焦璉兵潰陽朔守平

朱旻如府江道朱議流自泃水道梗塞數語未

同泊甘邨將舍舟從陸間道入有徬徨江干者竟

訊村農知入山三十里下邨墟可暫棲止遂棄舟楫

輜重與家僮等行至下邨又五里入救邨投宿曾孝

廉汝馬家汝薦字士揚方正篤不輕然諾文卽以家

及資囊託之十三日覓路西上六十里次沙邨遇亂

不能前復回救邨同邑陳君璧與文同行止力勸文

爰西行詳探音耗為進退意不然之時靈雨山徑滑
兀嚮導不得遲至二十六日天少霽焦宣國舟泊平
浪命使入山探訪因回陳疾行江干而焦舟已放入
藤江矣茫茫返村適方谷從五羊來為潰兵洗劫于羅
定江口主僕二人赤身泥塗迂道至是亦為西上計突
遇于下郢悲喜交集偕人救邨促陳籌畫方谷在粵久
道里風尚頗熟擇陸路之可達桂林者唯五屯所入永
安州經修荔至陽朔便乃于閏十一月六日置妾周氏
輩于救邨獨與方谷主僕暨張奇四人從甘邨渡

梧江跋涉峻險躑躅五日達五屯初慶國公陳邦傳擅
委官屬驕縱不法兵無紀律人民逃竄村落煙銷山間
行旅必裹乾餼以充飢腹幾百里白月青燐寒心警目
十一日至六洞距永安州一百里州已降

大清總鎮馬蛟麟發兵防守而慶國標將廖鳳尚守隘
口號稱恢勦實肆剽掠要劫行道無虛日是晚鳳所置
隘兵繫文同行四人幾加害與力辨真偽挾以見鳳鳳
見斂容而危疑之際未便告以入省真情鳳言慶國扎
蒙江口宣國扎藤縣盍往一晤決行此文然之棹一小

舟至龍宮十四日晤邦傳于蒙江口數語別去順流下
藤縣城內外民屋皆焦營屯踞謁宣國相對號慟留宿
營中日夜風雨與方谷密商謂當仍返蒼梧取道往省
隨行伍飄忽無常脫烽火驚逼勢必拔營奔柳慶赴難
桂林其期愈杳其途更遙矣計定先遣以奇訪山村徑
路以達蒼梧廿四日雨止別宣國渡藤江宿邨店次蚤
行一百三十里至麒麟邨再宿厥明買獨木小艇僅容
四人跌坐一人架槳溯流而上沙灘膠淺四人更相入
水昇曳日晡遇邦傳標兵數百自岑溪容縣潰歸大肆

劫掠復舍舟徒步夜宿蒼山廿八晚渡梧江借徐相公

冲暫憇兩山夾水曰冲中容民居廿九日晌午至富來室無居人白

骨滿地禾困牛舍燬燼狼籍再行里許遇行人嚙指言

搖賊焚劫搖卽八排自下邨西北五十餘里屠戮殆盡問救

邨安否則云兩日前尙無煙火心益急未及午炊疾馳

三十里薄暮入村叩曾孝廉門寂然不應良久孝廉從

旁出執手慰語曰勞苦勞苦君行不半月此地寇發八

排煙燄橫霄傷殘慘烈差幸君家無恙而魂銷飛鏑衣

囊蕩然老拙亦久避隔江思步山中蚤聞孤身來至叩

扉時方入門一餉頃耳因訊家口所在曰去此三十里
村名貝峒山深窈僻伏匿可勿慮翼日至貝峒居無何
轉徙栗峒越三日覓道司委峒以圖西上益蒼梧之西
北萬山攢峙獐豸錯處深篁絕嶂虎狼時出沒林谷閒
卽司委一境西達昭平爲程五百餘里皆毒瘴惡谿梧
人且未遍歷言之每搖手相戒文亟欲前行訪之曾孝
廉孝廉曰側聞馬鎮發兵下梧龍江以上昭潭以下營
壘比櫛飛鳥莫度相公大忠翰林大孝皆以身成之萬
一不達委身榛莽何以遂厥志宜徐徐文吁嗟無奈而

雨歟雪虐無寧暑辛卯正月朔十孝廉草堂聊設一卮
一羹遙與王母夫人遂辭別孝廉與方谷薙髮西上張
奇足創留置栗峒守家口隨行者錢廷瓚吳科而已是
日至司委峒時馬鎮前鋒已入梧城方谷慨然曰吾五
人貿貿行言語未通新令未諳其可不藉護符遂挈其
僕入城見馬鎮左營守備馬某給言行商被劫請將軍
虎符片紙照驗還桂林旣得急冒雨還村夜行達旦往
來百八十里身汨沒腹更枵也初三日從司委峒倩鄉
導一百二十里至龍江水迂迴山澗盤折上下凡渡水

八十餘次裸身赤足且灘瀾漲急滅沒不可測遇渡則
五人連臂戴衣笠于首次日至桐木沖峻嶺危崖行必
側足細雨毒霧匍匐終日僅行五十里鄉導者百餘里
或六七十里輒更必索酬一二金如是五日始出山次
黃竹屬昭平縣平川曠野諸峯矗立天氣亦漸爽初八
日至畫眉莊南景店人民剃髮歸順四十餘日矣初九
至青艸塘屬平樂縣初十經杏花邨屬恭城縣宿落甲
灘足腫不能舉步訊村人知去興平不滿二百里興平
隸陽朔縣方谷之母夫人向居興平徭峒剪刀源徭人散處

山阿凡數百處皆名某源計至彼可得桂林實耗十一日勉扶竹柱
行而八角巖以西山更險絕皆徭夷窟穴人跡罕至蚤
行抵暮曲折叢雜昏黑莫辨轉于樟木坪徭居借宿言
語侏僂服用怪異方谷識其俗性得免露處次日越數
十峰數十谿抵剪刀源日已過午矣方谷母子兄弟聚
首慰問文獨形影相弔熒熒然喪家狗不禁拊膺長號
登草堂拜方谷母知王父已于十二月十七日卯刻盡
節于桂林城北之僊鶴巖矣張司馬同敞亦與焉遙拜
慟哭恨相從之後期自問罪彌天矣計十一月初五日

城陷越閏十一月至十二月十七七十餘日遲之甚久
得非定南王勸降數四不卽加斧鑕耶問故知

大清時憲歷置閏在辛卯春二月其十二月十七卽大
統歷閏十一月十七也文至剪刀源亦已二月十二日
矣飯後家人朱英匍匐來見叩被難情形云王父與總
督兵部侍郎張公同做相對從容就戮收屍殮葬者楊
君碩父一人先後從難受戮者中軍總兵徐高旗鼓總
兵陳希賢家人陳祥也以追救印被擄掠者家人陳順
周麟也幼叔元鏡王畱置左翼線總鎮營中周麟則李

侍衛受其厚賄遂收置門下王且下令大索文再訊仲
叔元鎔蹤跡則云但聞曾至永安旋被難未有確據嗚
呼一至此哉文五內迸裂叫天欲絕是日垂暮入深山
數里至木皮樓晤劉司馬遠生劉宮詹湘客徐廉使定
國共對嗚咽浩歎謂文宜祕蹤跡慎行止勿爲人所物
色剪刀源雖荒僻方谷家固周密而來往恒雜恐非複
壁也是夜宿莫職方吾鼎舍莫爲方谷婦翁亦避囂儼
居山阿者兩劉君爲王父忘年交初司馬以戎政尙書
奉敕犒師桂林桂林陷與其弟宮詹全節入山宮詹卽

詔獄四君子中之一人也明日遣吳科閒道會仙壻潛通碩父兩日碩父至文拜謝收骨大恩文慟而絕碩父撫而哀有頃語及王命索捕嚴急今雖薙髮必不可遽出文曰蒼梧聞報冒死辭朝甘心棄髮徒步紆回者兩月餘望桂林如天上期于必達赴王父難盡為孫之職而已今既不及難而王父母骸骨未歸亟當出而見王哀求首丘之葬豈忍寘之荒煙蠻徼為偷生畏禍計乎碩父曰覆巢之下有完卵耶方谷亦起而相勸曰信哉楊君之言也文慟而絕絕而甦者再碩父去感諸君之

言又入山深數里棲止兩劉君結茅處劉君所居山最深且險攀藤攬葛緣崖尋澗與猿鳥麋鹿羣文日侍兩君拜求宮詹為王父作傳宮詹許之又數日碩父復至手授王父臨難與張公唱和詩一卷時方中堂以智為僧于梧州冰井寺遺一械適至啟視之草書二語曰方賦野田黃雀行雲中之鴻寔冥冥三月初二日忽有家人自梧訪至出故交馬鎮蛟麟札招文往見家人者自省陷奔平樂知舊標王陳策久投馬鎮麾下因以入馬營隨營往梧同陳策入下郢訪見周氏妾及張奇輩于

栗峒以是馬鎮刺得文赴難狀深加嘆惜密諭家人持書探文文念王父母捐骸異土終不忍卽微服還鄉一見馬公懇啟事定南謀歸窆何不可于是初五日告別二劉君方谷初十日至梧先叩冰井寺晤行遠行遠卽方中堂染衣法名也先是仲叔元鎬從梧趨桂文託秋屋伴行而王陳策則奉王父命迎叔者也溯流泊象棋灘聞桂林陷棄舟入昭平仙迴峒與方公遇未幾叔急欲赴省方公及秋屋力止之不從竟孤身出山取道永安卒爲亂兵所害陳策則私至平樂投馬鎮矣旣而方

公捐妻子披緇出家名行遠號無可同秋屋出見馬鎮于梧秋屋旋護方夫人暨其幼子還桐城而行遠留梧馬鎮大重之至是見文語曰馬公狡而貪得無邀功乎定藩乎僧爲子探之明日行遠慰曰當道有發歸之語可疾往見無令其轉念十五日入見馬公接待有禮語閒微露舊事諭寄室房天駟引歸明蚤卽給符帶家口從庾嶺回江南文拜謝出宿天駟家天駟江寧人俠士也一見如平生歡蚤起卽爲文書照身牌請押馬公沈吟良久卒閣筆微探其近侍云昨三更王陳策妻李氏

進密稟云某為閣部公孫省中方在搜捕氏夫多方誘致今一旦遣之他日干係不在氏夫矣時陳策奉差下廣州馬公意俟其面決故不即發行需之一月陳策始從廣州還與語東歸事瞻顧遲疑房天駟危言動之曰爾受省師深恩圖報正在今日公孫以爾密札相通逕投至此爾既不能效廣柳車即當縛獻藩前以博榮寵胡乃卻顧廢時日倘公孫不測爾不惟得罪舊主且不能見功新朝矣陳策色變是日進見馬公許行五月初二日辭馬公面領路符馬公贈行資百金再拜受之放

舟大雄寺別行遠而行連朝南風大作行不利十一日始至佛山去廣州四十里因候伴未更舟十二日午刻忽王陳策躡身入後艙腰刀四人從兩旁入睇視之為馬營家丁猙獰叫呼驀加桔拳云奉王令密擒械送陳策則云為周麟所洩者初周麟在李侍衛門下李名微養性聞文畱梧狀即以白李李得實即啟王王差壯大擺牙喇數十人星夜馳諭馬鎮縛致藩前馬公款滿軍于梧止委家丁同陳策來恐其無禮于俘囚且慮文洩其所給路符贈費也二十五日至梧州馬公集守巡兩道府

縣丞尉列左藩下壯大等列右文至塔下俛首立馬公
喝跪文曰明朝侍從無跪禮既剃髮歸誠未犯跪法馬
公領之遽發耳房安置命房天駟囑文勿露實情文曰
吾頭路認定主意認正有累人耶次日滿軍曳上一小
舟一如佛山上梧時而酷烈拘攣之苦更倍文自分必
死既念此身匪輕或苟延殘喘歸王父母天涯之骨慰
父母倚門之望卽不幸而頸血膏刃隨王父英靈天上
亦盡爲孫之分而已自此神定氣亦清飲食如常六月
十三日至桂林見定南王于靖江王府王先責以不卽

投誠逃匿不軌當死文據實訴陳王始霽色溫諭曰城
下之日爾久不同城罪可原歸覲父母圖扶襯返葬情
可憫文謝不殺卽請遷厝祖父柩并歸幼叔元鏡王許
之命李養性分撥房屋口糧安置十五日至仙鶴巖尋
荒塚哭拜伏地申告大罪無狀次拜張公塚是日楊碩
父自南鄉至時撫軍王一品雅重頤父定南王亦用其
奇方療病不三四日必入城次日遣人往翦刀源邀方
谷并俟兩劉君起止俱不知去向蓋聞捕文急恐網羅
之及走避靈機峒方谷得信隨八省慰勞手出劉宮詹

所撰先王父傳文再拜祇受而讀之今日海內遠近之人知西粵有畱守相公始倡擁戴之功繼樹危疆之績終立殉難之節者微關中劉太史筆其誰得而傳之哉八月初八日王父生忌辰奉靈輻遷于北門外明月洞之陰并奉王母夫人柩合厝九月初始修家報發老僕陳順歸十月望家人周諮復同顧乾初八粵接讀兩大人手諭云五月初二痛聞十二月十七殉難凶信終天飲恨縮地無從六月初二汝弟昌武復不祿柴骨支離益增憔悴家破人亡生離死別八字吾身兼之支讀未

竟而腸寸裂矣具以情告養性乞啟王給假歸省李白王王猶未決于是先發顧周二人還報兩大人十一月朔定南統兵下左江諸郡臘盡南寧太平思恩思明投誠報暉至陳邦傳陰使人刺殺宣國公焦璉于武靖州土州屬潯州府函首獻降宣國以行伍之士具忠勇之姿始為粵鎮旗鼓建績湖湘繼而受指王父手縛逆藩國土之知于王父最深丁亥之春及夏血戰孤城危而復安功實多焉乃主客失和權分令雜卒墜厥志殞身滅祀惜哉死之日即顯神于其地人民立廟致享焉王辰三月

朔定南王班師入省撫院王一品子告還北堅請碩父
同行治疾碩父于是挈其眷屬歸鄉里文執手泣然悲
萍蹤之梗斷矣五月二十日見壯大擺牙喇五十餘輩
議軍務于養性室李曰李定國等兵自貴州出湖南續
順公駐衡續順公沈永忠是其要衝今來借兵應撥王爺允否
如何金壯大曰王爺說我舊年借支衡永錢糧沈公出
疏叅我今日地方有事向我告援我三鎮分駐各府如
何借發設警逼我境自有區處沈公差去李愕然不語
五月廿七王發兵出防全州六月廿四滇營差官二員

持書致王來使盛陳兵威王斬之甘棠鋪城北二里鋪廿六
日為家大人誕辰文往明月洞禮懺出北郭忽家人孫
成乘兜輿來問高堂起居安喜甚讀家報及親戚朋友
慰問諸書竟成裏出家中所刻王父臨難詩文寄歸時
恭紀數語于篇後亦登剗廟焉復感而泣下念家徒四
壁立僅存東臯百畝易銀數百質貨入粵為迎櫬資故
孫成之行遲至四月初二就道同行者又周詒也前後
入粵三次矣問舟泊何處成云廿三日成于全州見李
侍衛道迎櫬故先從陸路來舟行過陡計今日可到興

安興安灘淺最高處水兩分下流舟行遞以板開水凡三十六處北運河日開此日陸馬伏波運糧時所開文亦未遲他問廿八日遣周麟持大人書幣往全致養性過靈川卽聞廿七日雙橋養性戰沒明日定南王親率鐵騎出興安次嚴關西刻回省下合緊閉城門王邸四門亦閉三十日未刻城外砲聲不絕塵煙蔽天因攜家口止養性家七月初一定南王扎營帳于城西北諸葛山山水衝斥弓矢軟墜不可用王仰天嘆息初四午武勝門破王單騎八邸自焚死文攜家口疾奔還寓初定南之渡洞庭也星沙折定興之轟衝永無堅城矣鎮

峽拔永國之幟瓜李剝鄂國之鋒興全無戰甲矣桂林城下滇兵裹矢羣奔僅存一畱守一侍郎而已旣收粵索三鎮碁布外郡左翼置于邕右翼畱于柳前鋒開潯梧仍守潯梧湘南門戶恃有續順連營星屬桂林屹然一中堅至是續順棄城走湖北滇兵以虛聲控衡永馳精騎繇武崗新寧度八十里山抄出西延大埠竟搗興靈而定南孤力嬰守羽書飛調外援曰本藩堅壁三鎮會師平樂文官退聚梧州望救之急以刻爲歲此七月初二日也檄出一昔再昔而城下矣定南環甲冑挾弓

矢身不離鞍口不咽食蓋六晝夜力竭扁邱聚其寶玩
挈其圖書闔室自焚與王妃白氏相對死不忍二乃心
不肖膏人刃亦偉然烈丈夫哉工子生數歲爲侍衛白
雲龍攜出不果匿旋爲滇將獲獻王女混跡民間得脫
一時諸下員牛象從王死巷戰死不可勝數如緜世德
李大受孫守功書院多思行杜鍾秀皆遼人也手刃妻
孥二十餘口或十餘口自焚死李養性沒于全其父母
其妻爭自經自溺死噫何死節之多也先是張獻忠有
養子四人孫可望爲平東府李定國爲安西府劉文秀

又有施姓者先獻忠死可望不受景國公之命進封激
江王復不受陳邦傳妻父武康伯胡執恭矯詔封可望
爲秦王而賜名朝宗初八日定國索文甚急一見于靖
江府邸首問王父安厝所在而言語面顏頗有驕色欲
畱文文堅辭十五日又傳言畱文文曰文以孱弱書生
萬里航海一見祖父蓋預必其以身報國城亡與亡至
此爲收骸骨之人豈敢希望榮寵祖父死節身羈梧陽
閩十一月十七之變雷雨爲之怒號鬼神爲之震色賴
義友楊秋收殮藁葬今不亟扶櫬還鄉以安先魄忍再

暴露罪可贖乎定國乃許之翼日禮懺于明月洞卽于是日啟王父母靈柩從水路至興平安頓家口于翦刀源託王方谷母夫人照管而與劉司馬遠生輩計成謂山川險阻輕裝微服庶可無虞乃不得已爲火葬痛心泣血天乎天乎其何以自道乎八月二十日發自翦刀源孫成周諡錢廷瓚王存孝隨行繇恭城永明寧遠道州新田常寧來陽安仁茶陵出江右途次患瘧力疾進行九月十五次古城巡司塘盜譏察甚嚴二十五日樟樹鎮登舟阻風豐城者五日吳城者三日泛彭蠡下大

江木... 三至江寧資幣矣告貸于歧黃劉觀公得三金從... 以歸至家之時爲十月二十之夕也拜見父母告不孝罪負山積父母撫慰有加復不勝悲感先是三日有兩白鶴棲止于先文懿會元坊高鳴數聲果爲王父千年華表之兆卽設精幃于白雲居奉主祀于頂山曾王父享堂之左遠近咸賜弔奠焉母孺人復以叔元鏡尙滯天末爲念而顧乾初復慨然請行適秋屋歸自曹溪又許同往計兩人入粵凡三次矣戊子之冬趙先而顧繼之卒成小子尋祖之志桂林旣下之後顧則

奉兩大人命徒跣于兵烽倉卒中入粵相見趙則送桐城相公夫人歸里卽受中丞公託再至曹溪逆行遠歸至是復同乾初入粵刀途血路瘴雨蠻煙不啻堂奧寢食詎意竟以疾卒于賀縣與劉司馬劉宮詹先後棄世也哉幸得王方谷視含殮屬顧乾初負骨歸嗚呼是非死生友耶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吾媿巨卿之奔喪執紼矣每于殘篋中簡其手錄王父諸詩不知淚從何落辛卯夏劉文華自家入粵亦沒于南寧聞其訪文不遇蕭瑟孤蹤志悲喪亂扣鬱捐軀嗚呼吞聲死別

卽在沙埕拂衷時也至今歲時伏臘文爲之祭真兩君不替云

癸巳年十月朔紀于西園之白雲居

粵行紀事卷第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卷之三

禮記

禮記卷之三

滇黔土司昏禮記

領南盧氏重刊

彭鏢士同君暨

同君暨

序

余方十歲即從先季父宦滇甫一載而季父歿伯兄病未隨任去家萬里舉目無親寄旅曲川西郭漢壽亭侯祠中一歲之間親戚僮僕老幼男女死者四十餘人櫬樞纍纍環列兩廡慘目傷心莫可名狀僅存庶季母錢庶母兄伯可先生夫婦三人及受業師梁溪輩龍友先生二幼婢一小童一老僕一老嫗八口之家旅食維艱滇黔薪粒價低而鹽值最昂石值白金一斤終歲咽淡庶季母日夜窮鍼刺以給不足也時伯可先生無可如

何乃請余庶季母變簪珥爲貨走閩粵販烟時不國家
初定東南文武軍民俱盛吸烟烟大行由是家稍給而
華業師又捐館矣伯可先生工書法能詩又善鼓琴孺
人嚴氏善繪事能吹簫雖在窮餓中夫婦常鼓琴吹簫
以自慰并以慰余母子旣而伯可先生貨烟土司遇龍
宜慰長官立談投合畱爲西席課諸郎書法餽白金百
金粟百石由是家人得具衣履而不淡食未幾屢孺人
又歿遺女方九齡悲哀無已庶母憐之教之讀書寫字
以移其愁遂通列女諸書大義余自華業師沒後無可

師者卽受書於庶母年十四通制藝適奉

詔改八股爲論策遺方人不知經書論體皆訝之或有
言陳氏孺子能文文甚可觀於是靖川遠近諸老儒靡
不皓髮者垂二百人皆來執贄門下歲可得修脯粟二
百石遂成素封家矣伯可先生旣館士司又有婚姻之
好隣余母子遙絕言於東道主徙入宜慰父子咸愛余
能文立試七藝皆中數遂以嫡長女許字焉滇之東土
司稱文物者以龍氏爲最蓋其先於周爲漢上諸姬也
其族通漢書漢語者十九而一秉周制翩然風雅浸浸

平禮樂之鄉矣余年十六卽僥倖於滇原名太夏字禹
鼎因官歐削籍乃以字行而就軍功者也十七自京師
還畢龍氏姻十八舉長子嘉謨妾蘭衍舉次子嘉誥十
九舉三子嘉謀明年余羈春明歲暮還而內子以產得
疾於夏初先歿矣內子名繼桓字又少幼余三歲垂髫
通爽文善爽書工寫花卉翎毛山水通漢語奉姑甚孝
待妾勝甚慈平生無疾言遽色不輕笑語嘗默坐終日
與之相對如坐冰雪窄中結褵後日從姑講習論孟女
孝經諸書目再過輒能黯誦期年通大義可捉筆行文

學衛夫人及二王書法半載而粗得其槩惜乎一而
卽不祿也余年二十一冬庶母命續錢氏名繁字瑞素
海虞顧山鄉人伯可先生長女也少余四歲知書能詩
尤善長短句性婉淑前婦在時與之最相愛每余出遊
卽同起居長枕大被相擁而臥如同懷姊姊及前婦永
訣時告之父母以服飾珍玩罄室與之曰願二老視如
己出兒卽瞑矣及歿錢氏悲哀甚切內父母因其事余
庶母孝待其女真亦深愛之卽爲己女以歸余奩贈數
倍於所產明年冬舉四子嘉猷余復入燕次年以遊秦

故未及反滇而逆變矣遂自京師從大將軍南征越二
年入關筮仕永川未幾以註誤除名遂從事制幕者五
載及滇黔大定余還而錢歿已十歲矣問左右皆曰因
亂離故與君南北阻絕以憂忿涕泣而死噫是余負之
深矣一婢藥珠乃繼婦教成者亦善畫譜九章算法能
推步日月蝕毫黍不爽予方藉以爲解憂期年產一女
得血疾未半歲而死繼而家慈母亦歿哀哉何予生之
不辰至此也耶婢死後搜其篋得錢氏青螺稿并余曩
所記峒中風土一冊四子皆請付梓或者母氏藉此其
久遠乎然而奔走四方未遑及也吁又二十矣今春四
子自滇於郵筒中以稿寄余翻譯間不禁感慨係之矣
因歷敘其艱難顛末爲之弁而授之工云暨陽鐵肩道
人書於新安旅舍

爲諸苗之長蓋與黔西安氏火濟同受爵於蜀漢者也
故至今第宅仍王家規模焉四家世爲姻好嫁嫡長女
爲嫡長婦必一媵八人古諸侯一娶九女之遺意也然
所媵或養同姓或選良家或庶產嫡女則不能矣中國
士大夫嫡長子娶四家長官嫡長女亦然王臣加於諸
侯也常人則否長官女亦斬與常人其宗族則勿論矣
余幼以文字見知於宣慰父子以嫡長女許字間名拜
允納采下聘以及親迎奠鴈一遵周禮余飄流異域一
貧如洗安能備禮皆內父母資之而後行也內父母以

余爲士也不可以葦門圭竇而成大禮乃爲治第於宣
慰府西之里許卽蜀漢阜東柘察第故址也柘察者苗
語也峒主呼婿爲柘察呼女爲以納卽漢語郡馬郡主
之稱也龍氏旣封王其婿阜東時拜司隸副尉曾列第
於此時以材武從武侯入蜀官侍中舉家遷焉第遂廢
故卽其址而堂構也四旁瓦草房數千楹皆其族屬及
僮僕所居俱刀耕火種爲業其俗淳龐大有三代遺風
焉第輕殺重姦罪犯者男女皆斬卽親子弟毋赦其所
屬部落有作奸犯科屠壘劫殺漢人者長官卽率衆掩

而斬之俘其子女以歸若申請上司動輒累歲月彼奸苗卽擁眾叛不可制矣蓋不可治以鞭朴之刑而威以斬殺之辟庶乎得以久安長治也所治第凡三十層中十層層各五楹有頭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皆平屋其後卽書樓妝樓藏樓繡樓護樓層各有廂廂各二楹三楹之後左右各五層皆樓樓各三楹廂各二楹左右各四勝勝各侍女四人老嫗一人虛左後一楹爲內廁右後一層爲內庖三堂之前左右亦各五層層三楹二楹皆平屋左則二層爲外庖庖前兩層居墻

後一層奉香火蓋室西南隅奧是也三堂之外卽常局鑄匙交官慰府欲啟發牌付司閽者馳取之勿闕一竇深咫有半置轆轤所以進飲食者也左右有巷中絕別內外內置銅缸可容十石以剗竹穿牆引山澗水注之分流各院以應用護樓後有隙地可五六畝半種等鑿池畜水以供浣濯半爲曜曝地周以大石牆高數仞牆外丈餘卽巉巖峭壁轟漢高山矣其材木皆采於海南大都鐵梨檀柘之屬地墁鉛磚夏不發潮冬不作

冷屋成費不貲矣蓋土司於前朝盛時多產五金珍寶
最稱豐富所謂時逢至治天不吝瑞地不靳寶也及其
季年諸貨絕產而民困矣余值其已衰猶得叨其餘光
况全盛乎去其居三十里過峻嶺卽 水道可達南海
通交趾西南諸國故所用器皿多紫 花梨焚皆沉速
安息之類女子尙短衣衣齊腰長裙裙百折或二百折
富者穿五重貧者亦兩三重男子亦然其衷衣及襯冬
夏皆紵處女夜臥不脫不沐臨嫁方沐旣嫁日一沐沐
畢塗以蘇合油貧者塗以羊膏故膚如凝脂也其衷衣

與襯相接皆聯金扣以百數襯口與羅襪相接亦密以
扣扣皆圓而扁者貧家以鉛錫爲之合卷之夕始解旣
定情復起穿如故生子然後去惟仲家牯羊苗黃毛猪
猪白猓猓黑猓猓五種苗以跳月爲婚者皆不襯跳月
爲婚者元夕立標於野大會男女男吹蘆笙於前女振
金鐸於後盤旅跳舞各有行列謳歌互答有洽於心卽
奔之越日送歸母家然後遣媒妁請聘價焉旣成則男
就於女必生子然後歸夫家周禮暮春之月大會男女
過時者奔之勿禁不及時者勿許今此五苗無論過時

與不及時者皆奔始其流弊歟長官家女有繩足者民間多不縛便於工作也其縛也甚易山中有草曰威靈仙者取其根汁煎濯之不數日而步步金蓮矣苗種類甚多而習俗各異婚禮亦不同惟宋蔡羅龍鳳四姓得正其條節甚繁不用樂三月廟見方作樂大會親戚子弟君見良者用斑竹箸雉羽扇為贊長者贈以珠砂一云大家新婦見尊者用棗栗榛松為贊尊者贈以一云山出錦金寶簪珥此四姓五家古例也余娶時行漢禮用樂器兼苗中銅鼓親迎絳紗燈百對

一、前經 首塗以酒二瓊錢一 一聞之新

人皆役所諸苗抵府奏樂者七發炮者七開一 公服趨立一 附雅妻之揖婿及僮相入僮相皆穿牛

知名士閑於禮者也具巾衫頂帶以從事婿與相者從右入再拜堂下相者引婿升堂布席南向請外舅坐外舅辭焉婿八拜外舅受四茗四婿下堂奉卺幣陳土奠之再拜畢婿與相者東向坐外舅北向坐進桂子湯者三鞠躬者六相者引婿入後堂發炮者三妻懸垂簾相

者凡三誦詞請外姑

爾雅妻之
母為外姑

少頃外姑率媵出坐簾

內婿八拜於簾外亦受四茗四卽命坐簾外進梅花湯

者三歡畢簾內一緋衣老媪出以軟紅羅丈許束婿腰

牽入簾內相者不得入外姑引入三堂再拜訖又遍拜

諸媵母母皆跪荅引婿南向坐外姑西向坐諸媵母皆

退外姑一等坐進玫瑰湯者三畢又進棗栗蓮子湯者

三每進湯必再鞠躬畢起再拜謝外姑出贈金玉盃各

一對金象箸廿雙金銀鎮紙彷彿各一對金二條銀二

錠命緋衣媪送出大堂坐席演劇飲三爵徹席更衣上

攢盤又飲三爵起復衣公服相者引至堂下再拜謝外

舅乃出緞紗綾羅各十二束黃金十二錠玉碗二隻古

爐二座為贈婿再拜謝引婿從後堂歷三堂由書樓至

妝樓凡門相者必唱禮再拜謂之拜門將見其女故重

其門而勞婿也吁有苗氏可謂愚矣夫拜門豈見門而

拜之謂耶門何知而拜之乎相者出外舅引婿見外姑

又兩揖兩拜諸媵母亦兩揖兩拜乃引婿中堂北向立

奏苗女樂數十小婢衣緋擊諸葛銅鼓震天盤旋環遶

於庭中謳苗歌抑揚宛轉如鶯啼芳樹焉俄而又緋媪

以朱絲一縷繫婿左臂引絲入室繫女右臂牽出女以錦蒙首與婿並立拜其祖宗神位凡八拜畢夫婦交拜次拜外舅姑凡八拜命坐外舅姑北向諸媵母皆侍立婿與女東向並坐緋衣媪揭女繡蓋以面示婿諸媵母俱作苗語嘖嘖頌女若曰吾女不辱婿也送粉團湯同坐婿與女皆侍女引匙進食畢外舅引婿出女送婿出婿至書樓中堂止緋衣媪解婿左臂絲引女還婿云婿者夕償相也已而呼相者八昔錦...
龍苗請新人

登車諸媵女皆涕泣就車內擊銅鼓吹蘆笙送之樂之天鵝聲外發炮開中門外舅送婿至堂下鞠躬者三上矣樂馳歸第少頃鸞車至諸女親於大門外設香案焚楮帛送家神畢迎入書樓相者誦詞三請新婦緋衣媪持鑰啓門引新婦右臂朱絲付新郎君牽新婦下車侍女扶諸媵出其簇新婦歸臥房相者立中堂唱禮夫婦交拜諸媵皆隨新婦後行禮不坐牀席地而坐飲交盃諸媵皆鴈行列坐新郎君新婦各一飲捱遞諸媵飲畢相者擊銅鼓歌喜詞撒紅豆爲祝多男奏樂畢相者

請新郎君安諸媵室乃與諸媵皆出緋衣媪卽合房門
爲新婦更衣履進香湯凡三沐焉相者引新郎君先從
右奏樂安室其俗尙右故先右侍女扶媵者參新郎君
新郎君坐受二拜荅二拜老媪進媵者酒手奉新郎君
飲半媵者接跪飲畢起鞠躬者四侍女扶入幃中相者
復引新郎君安第二室亦如之西四畢至東四俱如右
相者引新郎君還正室更衣畢相者出新婦出迎鞠躬
者四新郎君荅以四揖相攜入繡幃諸媵者新沐畢更
衣俱來幃中亦鞠躬者四新郎君新婦荅禮畢告辭各

歸房訖雞初鳴諸媵俱櫛沐至新房遞茶道喜候新婦
妝畢偕新郎君於妬寢門外遞茶姑受茶不接見令婢
辭以郎君新婦率諸媵於寢門外再拜而退新郎君
卽公服策馬詣外舅府謝先於大堂拜外舅畢入後堂
拜外姑畱飲陪者皆其娣姒姑姑之屬以百數俱各再
拜飲畢歸日暮新郎君新婦率諸媵遞酒核姑亦辭焉
如前行禮而反如是者五日第六日張樂設席於後堂
新郎君新婦先拜天地次祠家神次祀竈次拜姑次女
親次小姑諸媵者俱隨新婦後行禮南向一席坐新婦

東向八席。媵者西向四席。坐諸女親西北向一席。則姑小姑主焉。姑馮杯箸。新婦跪辭。小姑代行禮。畢。新婦跪遞。姑杯箸。次女親。次小姑。飲三爵。徹席更衣。再獻三爵。新婦率媵下堂拜謝。訖。隨姑入室。爲姑進幃帳。衾枕衣服首飾。奉沃盥。候姑寢。乃率諸媵退。自是每雞初鳴。必起櫛沐。率諸媵至姑寢門。如未醒。卽默候。旣醒。卽呼內侍女啟門入。爲姑著衣履。櫛沐進早膳。訖乃退。中亦率媵奉飯。每日以一媵侍其役。日暮爲姑滌溺器。整衾枕。候寢。然後退。日日如是。如疾病。必令媵請假。俾諸

媵奉事如前。三月請設三代祖宗神主。夫婦率媵謁焉。盛設酒筵。大堂會男。後堂會女。夫婦執贄。遍拜長者。各受貽贈。而成婦焉。余幼時。膽最怯。常聞舅氏錢伯可先生曰。苗俗淫亂。惟蔡宋羅龍鳳五家風氣最正。卽親子弟姦。僮僕婦女必殺。不宥。余悚然。於是每遇苗女大血者皆不敢仰視。及僮倖後入見。座師大主考閻公問曰。尊庚幾何矣。余對曰。十六歲。副主考沈公問曰。曾有姻事否。余卽頸面發赤。不能荅。一辭。同年友項汪蕙代荅曰。想猶未爾。沈公曰。尙赧顏耶。閻公曰。如未聘。到京聯捷。

吾爲子執柯余益羞赧不能對及合卺時一由儻相主持唱揖卽揖唱拜卽拜安諸媵室以爲皆送親來之女我有主道故相者令我安之也至於媵者奉酒直以爲內家之人敬我新郎君耳自後日見其同婦事姑稍稍悟其爲侍妾又見其與婦同起居若非卑賤之流見余輒侍立並不敢抗坐夫婦又言語不通婦罔識漢語而不能講雖解余言而余不解其言也故無可問處竟不識其爲何等人總由處於萬山之中孤陋寡聞別無交游知心同輩爲我談其風俗又在家日少總不解其語

言止有一慈母之舅又老成持重亦難以褻語與甥言家慈平日極嚴又不敢問亦難於啓齒且家慈亦不解苗語故無從以教余也一表妹卽慈母舅所出年雖幼最聰穎然以異姓故見余輒匿影踴踴涼涼甚可悲也且心又畏舅氏親子弟必殺之言故平日見諸媵者皆以賓客待之不敬或狎也初外姑月一至三月之後月兩三至或四五至至輒熟視女眉目及壻眉目時與室老作密語我又不解其所語何事揣其意若壻與女未嘗定情者又時時密問女女輒融然面赤俯首不荅固

問固不答彼輒頓足而去我見之煩悶欲絕家慈亦訝之詰予故予以不解對家慈煩懣抑鬱惟吁嗟而已他日又來密問女見女不對輒垂涕女不得已乃附其母耳語數語彼輒翻然喜悅撫予肩背者再而去曩外姑數與室老密語妹侍家慈常陪從盡聞之時妹在苗中兩載餘盡解苗語知其所語故及家慈見外姑屢形不豫之色心甚憂之妹告母曰毋憂也無他事耳我知之矣又不告母所以然蓋難於言也而母憂疑益深余益不安及半載後夫婦言語相通矣我能解苗語內子及

諸媵妾皆學於家慈略通漢書能漢語矣因問內子曩者尊慈密語頓足垂涕者何即內子告以故果不出予所揣也室老者老年寡居有德之婦亦龍氏宗人也聘來掌一室之事舉室聽其指揮善熨文室中舉動皆登熨簿以報內父母者也為人極端嚴內子及諸媵并侍女稍不合輒罵詈輕則揮掌重則提以杖見之無不膽落忽一夕外姑攜酒筵來大張花燭於下房盛設幃幔衾枕令勝者蘭彷彿嚴妝出拜家慈再拜余夫婦及室老諸人然後拜外姑各奉酒三爵畢歸下房日暮外姑去

家慈亦八內子攜雙燭引余寢下房余曰何爲者內子曰寒門家教凡女子適人半載不孕卽令媵妾八值冀早生子今妾空侍巾櫛六閱月矣蘭姊長當首八侍故家慈送花燭來耳且男子結褵做鄉風俗期一年舉子不舉則嗣續艱矣故家慈前者之皇皇爲妾之不娠也予方悟乃就下房寢雞初鳴室媪促媵者歸內子亦起櫛沐須臾諸媵集卽率往家慈處遞茶萬福奉姑櫛沐早膳而退促予詣謝外姑行再拜禮焉自是間兩日蘭必八值至雞初鳴卽去詩所謂戴星而往還者是也兩

月蘭不孕內母如前攜花燭酒筵來送甄姑八值月餘內子有孕蘭與甄俱孕孕者室老卽不令八值且有厲禁蓋苗中嬰兒最忌種痘痘必死百無一二生者其氣又易沾染卽壯夫染之無不痘痘無不死常因一兒痘而禍延一鄉竟絕噍類者求其不痘無如一受孕卽不與男子同處則他日所產兒決不痘矣故大家有室老之設專護其事小戶其姑卽嚴護之其孕也易識今夕受胎明晨婦眉間卽有一縷紅絲隱隱而現大家婦人每早必參見室老室老一見卽知曰若有孕矣毋與男

子同處立爲移置別室夜必扃鑰室老日夜隄防至七閱月胎成方解嚴蓋關係非一人一家故也外姑聞三婦皆有孕大悅以次備花燭酒筵送勝者鄭重琬香蕙雪安節蕊珠瓊鈿六女八值乃已從嫁八勝半屬宗人半選良家大都其家臣之女也其齒以內子居中上而遞長至四齡止下而遞幼至四齡止蓋亦周制也服飾皆同惟內子多一金項環而釧則起花金樣也他皆素金爲之琬香者良家女也長內子一歲同月日時生聲音笑貌皆同惟髮差短耳餘皆酷肖之至余結褵半載

後夫婦言語雖通然倉卒問常不能辨之往往見琬香來輒起欲拉與語彼曰我非小姐也郎君幸尊重如是者屢矣室人皆目笑之卽家慈亦嘗錯認爲媳而呼焉蓋無一不相同不能辨也他日內子與余作戲以項環戴琬香令人寢室余方踞坐於榻以爲內子來也卽欲拉與語彼輒翩若驚鴻踉蹌趨出余深訝內子之急遽異於尋常也少頃內子入項無環矣余以爲琬香也問之曰小姐何在內子曰誰爲小姐者輒與余並坐於榻余又深訝琬之唐突蓋勝者向不敢與主人抗也須臾

琬入探環戴內子項顧余曰還郎君小姐舉室皆闐然一笑古語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謂面皆不同也然天下竟有相同者豈特仲尼陽貨而已哉大都苗女狀同者最多余往往見有雙雙而來似無分於彼此者不特親姊姊然也乃至妯娌姑嫂亦有然者甚而相隔數十百里亦有相同者不一而足也蓋苗中之山峯巒多有相同者故產人面目亦多相同也內子嘗謂余曰妾年十七必死繼妾席者必琬香也夫子善視之善琬香即善妾矣余怪而詰之故對曰妾嘗夢遊一山有瓊樓

玉宇焉一女冠引妾入謁玉真仙姬云仙姬錦衣霞冠南向坐妾拜於堂下旁一女官以笏指妾謂姬曰是女慧且有道緣可畱為侍仙姬曰尙幼姑令讀漢書須十七齡耳遂揮妾出妾還至臥室見一女踞妾榻妾叱之因驚晤後家君選媵得琬香妾一見即夢中踞榻之人也妾之榻誰得而踞之而踞者乃琬香故繼妾席者必琬香也且曩無識所謂漢書者今從姑讀論語孝經非漢書而何耶故知妾十七必死也余聞其言而悲之然夢也烏足以為據後內子果十七而死未半載而琬香

亦故余卽續錢氏繼席之說殊謬蓋內子與琬香狀相
類夢魂自外來見踞其榻者卽已軀也非琬香也不自
誠其爲己軀而叱之適琬香狀與相類故疑繼其席者
爲琬香而琬香卒不應也各媵女獨處室老皆有法不
許偃仰縱橫旣覆以衾外加繡袱四角鎮以銅獸重或
至二三十斤若不令其轉側者寢後卽禁復起溲溺幃外
張燈徹夜榻前每夕輪一婢伺值室老時行潛察一聞
發鼾呼聲輒排闥入捉其髮而扑之卽侍女亦不得有
鼾聲也每一鼓卽寢至雞初鳴室老輒擊銅版者七各

房室媪亦擊銅版以應之俱促諸婦起櫛沐櫛沐畢皆
集正室爲主婦治妝妝畢則偕往候姑凡有身者立稍
不端坐不正臥或偃仰縱橫及酣酒茹葷者室老輒誠
之諸媵與主婦常同坐起或嬉戲投博皆勿論見主人
則不敢坐常侍立終日不敢生怠傲色總因室老之嚴
舉室從無誼譁聲侍女森立左右屏氣似不息者肅然
如三軍之稟大將軍令也主人欲與諸媵坐必其臥榻
若於椅室老聞之必加撻媵者或逢怒主人室老必勒
媵者去其下衣當庭而痛扑之毋赦也凡爲姑滌溺器

浣衣服治裳履整衾枕進飲食生子者連三日女者二日未生者一日次第以行無敢或冬皆室老主之卽內子亦不敢假手侍女如有身及疾不必請假始免次者行產後病痊復入意此真三代之禮也不意中原絕響乃在邊徼古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今野不可求乃在苗蠻之中亦可慨矣家慈一切動用內子總之八勝各有分掌一事不備一物不工職者恥之嗟乎苗蠻之有禮不如諸夏之亡也嗟乎龍氏富貴自漢迄今矣其世守以夫者非有堅甲利兵之足恃也所恃者世有其德耳

今其所產女能盡婦道如此則其家教之善可知矣夫女能盡婦道子能盡子職則德立矣又何有富貴之不久且遠哉今中國之士大夫矣希富貴久遠不於孝友是求而反從事於無倫之浮屠氏以誦經布施飯僧塑像爲行善悲夫

